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四十八

宋　姚鉉　編

古文庚　總一十五首

符命一

貞符　柳宗元

論兵二

罪言　杜牧

窮達志 程晏

禹書上 劉蛻

禹書下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讓非賢人事

知道 房千里

貞符 柳宗元

貞符并序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為臣言董

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為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究備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䟽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即

具為書念終泯没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為也茍一明大
道施于人世臣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
以聞曰
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摯鬬怒
震動專肆為淫威曰是不知道唯人之初揔揔而生林
林而羣霜雪風雨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
草木取皮革饑渴牝牡之欲敺其内於是乃知噬禽獸
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鬬力大者搏齧利

者鬣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為曹於險阻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息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黄帝造其兵車交貫乎其内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嶽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才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不極亂而後稍可為世也以非德

不掛故仲尼叙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湯曰克寛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曽孫稽揆典誓貞哉惟兹徳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嚚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烏以為符斯皆詭譎闒誕甚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貞漢用大度克懐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痍煦寒以瘳以熙兹其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之氓増

以騶虞神鼎脅毆縱史俾東之泰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卒奮驕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亦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尨亂鈎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駁乎無以議為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垠以為鑪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涌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雨濬滌蕩沃蒸為清氣流為冷風人乃漻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

寧椓斮屠刳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圻抵掎奔走轉徙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祗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讙動六合至于麾下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咸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灝灝和寧帝庸威懔惟人之為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為義廪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

大生而孝愷悌祗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貲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理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未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

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明濬深鴻龎大保人斯
無彊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告于德之休帝曰諶哉
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
未備以極于邦理以敬于人事其詩曰
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函于膚刃
莫畢屠淫㷂于爨沸炎以澣殄厥凶德乃敺乃夷懿其
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厚我糗
糧刑輕以清俾我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聖嗣于

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恵于已拱之戴之神其祐爾
載揚于雅承天之蝦天之誠神冝鑒于仁神之曷依冝
仁之歸濮沿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祇一乃心祝唐
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久曷從神之心誠篤
之神恊人同道以告之俾億萬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
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曰嗚呼洛
爾皇靈無替厥符

罪言

杜　牧

國家大事某不當言實言之有罪故以云生人常病兵
兵祖於山東胥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
禹畫九土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為并州
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沈鷙多材力
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胥浮羨淫工機纖雜意態
百出俗益卑獘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
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
當天下冀州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

其復強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黄帝時蚩尤為兵階阪泉今嬀川縣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

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皐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郝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廻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戍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

其風流因亦為冠以裹拓表以表撐裹混須廻轉顛倒横斜未嘗五年間不戰生人日蹙委四夷日昌熾天子因之幸陜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敢不樂自甲兄中扳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適惟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生人未至於帖泰邪豈其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理平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先去兵不

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
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
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黄壽春皆戍厚兵凡此
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遮使我力
解勢弛熟視不軏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
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
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
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户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

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虐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

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州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皐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間亦最重今日頗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田弘正來降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來降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死昨日誅趙一日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敗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

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敺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敺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況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黨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餤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

且下尭山敗郗尚書趙復振下慱敗杜良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二十八員置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令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褒公鄂公之徒並為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

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爲寇土數十百萬人爲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綦赦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内當其居内也官爲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趍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襏襫耞耒一時治武騎劒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

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師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為師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剷

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内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强寇（奚契丹吐蕃雲南大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為偏重（去聲）而天下熾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燕七國近者祿山僕固是也）居内則篡（卓莽曹馬已下是也）使外不叛内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已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也

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蓋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去聲）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涌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

來災殄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揔文武是此輩受鉞誅綦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蠧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帝王所尚問　李翺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

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
鬼莫如文救僿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為救如火蔓而
燒也人知其勝之于水矣勝于水者土也水之潰過其
流者則必大為之防矣故夏之政忠湯之政敬武王之
政尚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
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
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
堯舜居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為禹湯武王之所為矣縣

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以大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于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也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者也不可休而作爲之者也

漢武山呼　　羅隱

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正則人能壊之事能

壞之物能壞之雖貴賤則殊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游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寤者物壞之也是三者有一於是則為國之大蠹孝武承富庶之後聽左右之說窮游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寤然後踰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至於百姓困窮者東山萬歲之聲也以一山之聲猶若是況千口萬舌乎是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為祥而為英主之不幸

子高之讓

有絜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隘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悖慄不敢以所得為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黃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據兆人之上志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宮菲食之政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為山嶽以腸胃為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澤滓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詰鳳　陳黯

嘗得揚雄云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誚隱見之得宜也將欲伸之以為鑒追覽其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句絕）

雄仕漢遇新室之亂既不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為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固若是邪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猶徊翔其間邪君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與亡之理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拔簪高謝以明其節詎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以喻惡德則是捴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者背而馳也嚮者所著若鳳之説得不為誣鳳也哉雞常禽

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亂而不知其時邪噫言之不思有如是邪或曰古人臨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莽之不可匡也故矯為其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者聖人有焉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權昔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匡也乃去之曽不聞矯為其辭以求庸於魯雖仲尼日月其德人之不侔然揚雄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書立說為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豈不欲人之從教

邪且已不能信人況求信於人乎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斯言可欺也哉

登華旨　沈顔

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絶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為訣且識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諭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輙慟豈始慮不至邪蓋假事諷時致意

於此爾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趣榮貪位之輩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窮達志

程晏

君子寧小窮而大達小人寧小達而大窮小者人之役大者人之道也孟子論帝王之道於諸侯諸侯不志我言則去之豈不以小窮而大達歟衛鞅論帝王之道於秦伯秦伯瘖於是鞅乃易之以霸強之術而苟容之豈

不謂小達而大窮歟君子不患乎無才患乎不知窮達之理也孟子大達遠盜蹊而遵正路者也衛鞅大窮捨正路而趨盜蹊者也泰不知蹊以問鞅鞅指之趨盜蹊而強去也我知盜之蹊而返然之曷若遵正路而遠盜蹊哉

禹書上　劉蛻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鯀配曰以功不就則可謂

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怨君誅而
尋父功鯀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勤其家為天
下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鯀之誅而不廢其功
禹為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為之事鬼神
也微禹之為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
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誅其怠也而子不怨其
家祭其勤也民神弗畔葢禹以天下不逮事其父而致
孝乎鬼神云

禹書下

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於先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帝能治其心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心之人而為可以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主階之上以憂樂者也故曰心治乎人也

功治乎水也其可獨禹云乎

斷非聖人事

李商隱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為能斷此絕不知聖人事者斷之為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弟

家國天下後世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為之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世以為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為賢此絶不知賢人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茍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陑隔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茍伊尹之

讓汝鳩仲虺太公望之讓太顛閎夭則商周之命其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當此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閎夭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知道　房千里

世所以為達者貴爵富禄威刑不勝其用珠玉不勝其計耳熟聲口飫味目厭色斯所謂常情之大欲也世之所以窮者秩不足以庇身禄不足以充用侮不能威辱

不能刑聲色不足於耳目滋味不甘於口舌斯所謂常情之大不欲也然而聖人汲汲於禄仕者豈不為是邪曰非也聖人為人者也恒人為已者也聖人負其資得其地逢其時有其禄然後因其鎡基流其德澤猶水之居高者決而溉之其浸必廣聖人之所以為榮者導人於仁誼然後使千萬年載其烈光為巍巍之德功以浹於生人者也恒人之為已者期於厚禄貴位以私尊禄以私富益尊而愈驕益富而愈汰以滛快一日之欲

繞放肆於氣未絶之間者也聖人有其時有其位行其道以及於人無其時無其位奉其道以自飭故聖人進不為榮退不為慼而常得其道恒人幸其時竊其位竭人以自足無其時失其位任其愚以自困故恒人進以為已榮退以為已辱而常失其道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歎行已之道足以致是而時王不用已之道道無所施非歎其身食不方丈衣不文繡也恒人之所悲不達者率曰吾妻不能羅襦吾兒不得肉

食耳豈嘗少及於外物哉聖人以德澤流於人雖九命崇錫不以為厚以其所償果當外其身而公於天下非已幸也恒人無毫毛以裨於人苟幸得祿仕即逸豫以自怡以竊取偷得為大黠其所得幸也孔顔聖賢也豈嘗閒伐樹厭飲以為已辱哉姬旦亦聖人也豈嘗聞受封攝理以為已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内而恒人之樂也外内故常有餘外故常不足有餘故推於人不足故取於人有道之人麤裘索帶而人不鄙之者取其内而

不耻其外也豪民俠士紫衣金鈎而人不貴之者文飾於外也若然者富貴者文飾於外也彼之所以仁誼者質充於内也西子不華嫫女錦縠是不能易其美惡後之君子窮於時者當思負其内而自篤無以其外而諂人達於時者當思勉其内以自飾無以其外而驕人茍如是庶幾乎知道矣

唐文粹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四十九至五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范廷驊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四十九

宋 姚鉉 編

古文辛 總一十七首

戮醫五

明分 皇甫湜

讒國 沈顔

毀 段成式

諷詐　王諲

内爽𢅪　程晏

時事四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書褒城驛

鞭賈　柳宗元

荆巫　羅隱

變化八

象化 牛僧孺

移雨神 司空圖

風雨對 羅隱

浪翁觀化 元結

時化

世化

蠹化 陸龜蒙

蟹志

明分

皇甫湜

天下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為孰謂人君子小人是也孰謂分君子小人之别是也彼誠君子矣為之無不是彼誠小人矣動而之非故君子指人之過為嫉惡舉人之善為樂賢言已之光美擬於堯禹參於天地為昌言順則為周公變則為伊尹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君子而已所謂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小人者不然其過人

爲毀訾其譽人爲叱周言已之光美爲矜夸變則爲賊順則爲僞其心定矣其歸一矣雖萬殊百化一於小人而已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余故曰天下是非繫於人不懸於迹一於分不定於所爲横天地絶古今人之所由者二而已

讒國

沈顔

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故人君弗爲意也且曰彼誠佞邪予不過寵一臣彼誠忠邪予不過黜一臣

予授天命有天下豈少若人乎奈何咈予心而不知寵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而百忠退矧忠者寡而佞者衆乎是以宰嚭讒子胥而吳滅趙高讒李斯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靳尚讒屈原而楚懷囚愚故曰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悲夫

毀

段成式

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衆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張其所違嚬慼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雖

刻機杼有淫巧乎言非有乎

諷詐

王　諲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為災忠信不可斯須而去有以忠信而為禍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禍人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為禍人之萌狂瞽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酗人之所耻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惡也荒酗誠可耻也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酗為藏身之藪禮法忠信直也狂瞽荒酗詐

也以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後無所不用

內夷檄　　程晏

四夷之民長有重譯而至慕中華之仁義忠信雖身出異域能馳心於華吾不謂之夷矣中國之民長有倔強王化忘弃仁義忠信雖身出於華反竄心於夷吾不謂之華矣竄心於夷非國家之竄爾也自竄心于惡也豈止華其名謂之華夷其名謂之夷邪華其名有夷其

心者夷其名有華其心者是知棄仁義忠信於中國者即為中國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國專倨不王棄彼仁義忠信則不可與人倫齒豈不為中國之夷乎四夷内嚮樂我仁義忠信願為人倫齒者豈不為四夷之華乎記吾言者夷其名尚不為夷矣華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

讀開元雜報

孫樵

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繁日條事不立首末其略

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寮行大射禮於安福樓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扈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政門宰相與百寮廷諍十刻罷如此九數十百條樵當時未知何等書徙以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長安來者出其書示之則曰吾居長安中新天子嗣國及窮虜自潰則見行南郊禮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禮耶又甞入太學見叢甓負工而起若皇堂者就視得石刻乃射堂舊址則射禮廢

已久矣國家安能行大射禮邪自關已東水不敗田則旱敗苗百姓入常賦不足至有賣子爲豪家役者吾嘗背華走洛遇西戎還兵千人縣給一食力屈不支國家安能東封從官禁兵安所仰給邪北虜驁嗑邊吡勢不可控宰相馳出責戰尚未報功況西關復驚於西戎安有巵從事邪武皇帝時以御史竊議宰相事望嶺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齰舌相戒況宰相陳奏於仗乎安有廷奏諍事邪語未及終有知書者自外來曰此皆開元政事葢

當時條布於外者樵後得開元録驗之條條可復云尚以為前朝所行不當盡為墜典及來長安日見條報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誠不類數十幅書樵恨生不為太平男子及覩開元中事如奮臂出其間因取其書帛而漫志其末凡補缺文者十三正訛文者十一是歲大中五年也

書褒城驛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

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葢當時視他驛為壯且一歲賔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舡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汩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汚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

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難禁由是日益碎破不與曩類某曹八九輩雖以供餽之隙再三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吒笑於傍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蕃號為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户口日益破疆埸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舉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

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鮮囊帛匱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為奸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吐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鞭賈　　柳宗元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直五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予予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而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掐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翲然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黄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則遬然枯蒼然白向之黄者梔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

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蹍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蹍不已墜於地傷馬視其內則空然其理若蕡壤無所賴者今之柂其貌蠟其言以求賈伎於朝者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夫空空之內蕡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荆巫

羅隱

荆楚人滛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酤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怨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

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

象化　　　　　　　　　　　　牛僧孺

象龍禱雨三月不應巫病民咨王甚愁孺有言曰王無愁也象之誤也夫龍善化雨而時在乎天天使雨龍得化不使雨龍不得化聖人象龍而救民是乃象其化者也龍之性善學者人之心故象性莫若心而已使性非心可象則鳲鳩之性均而木刻鳲鳩足以象均邪獬豸

之性觸而瑰飾獬豸冠足以象觸邪龍以性善化而龍於化人者衣衮則其象不以土木亦明矣湯是以龍其聰而深無不聞也龍其明而高無不見也言若出為雲而物仰之有陰智若躍乎淵而物觸之有潤天而不雨百姓視王為雨也雖七歲炎炎不聞有咨者而況三月哉

移雨神　　司空圖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刲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

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為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嘉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恡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俾民𥙷怨於天歸惠於已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為義利腥膻之饋何以為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為敬蔑是數者何以為神假曰非吾所得顓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久侮竊

為神危之柰何

風雨對　羅隱

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雨雪霜果為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周理而寄之山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茍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雪霜為牛羊之

本矣復何歲時為復何人民為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問下懼其偷也夫欲何言

浪翁觀化并序

元結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為四時四時形化為萬物萬物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之說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兩忘終世相無此有無有無相化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兩求終世相有此無有無有相化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有

不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説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爲嗜慾化爲險薄仁義爲貪暴化爲凶亂禮樂爲耽淫化爲侈靡政教爲煩急化爲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爲溺惑所化化爲犬豕父子爲惽慾所化化爲禽獸兄弟爲猜忌所化化爲讎敵宗戚

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所化化為市兒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權所恣忠信化為姦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邸姦凶為恩幸所迫厮阜化為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於草木原野化為狴犴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為鼎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為宮寢或曰數於祀禱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

所化無不作狙狡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顔容為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慼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木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污化為粱肉一息化為千歲烏犬化為

君子元子感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内巷戰門鬬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邪人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邪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絶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澤非州里也邪人民奔走非深林薈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邪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邪人民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邪人民勞苦相寃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

苦死亡不相救呻吟非常聲也邪人民多飢餓溝瀆病傷道路糞汚非粱肉也邪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邪偃王腐卿相枕路隅烏獸讓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邪

蠹化

陸龜蒙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蝤蠐而青翳葉仰齧如飢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根觸之輒奮角而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

爲蝴蝶矣力力拘拘其領未舒襜黑鞲蒼分朱間黄腹
填而楕墮綏纖且長久醉方瘠羸枝不揚又明日往則
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
留篁端翩旋軒虚颺曳紛拂甚可愛也須臾犯蝥網而
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桎梏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
秀其外類有文也嘿其中類有德也不朋而遊類絜也
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爲橘之蠹後不見觸蝥
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還矣天下大橘也名

位大羽化也封畧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淨飾傲榮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爲大螢網而膠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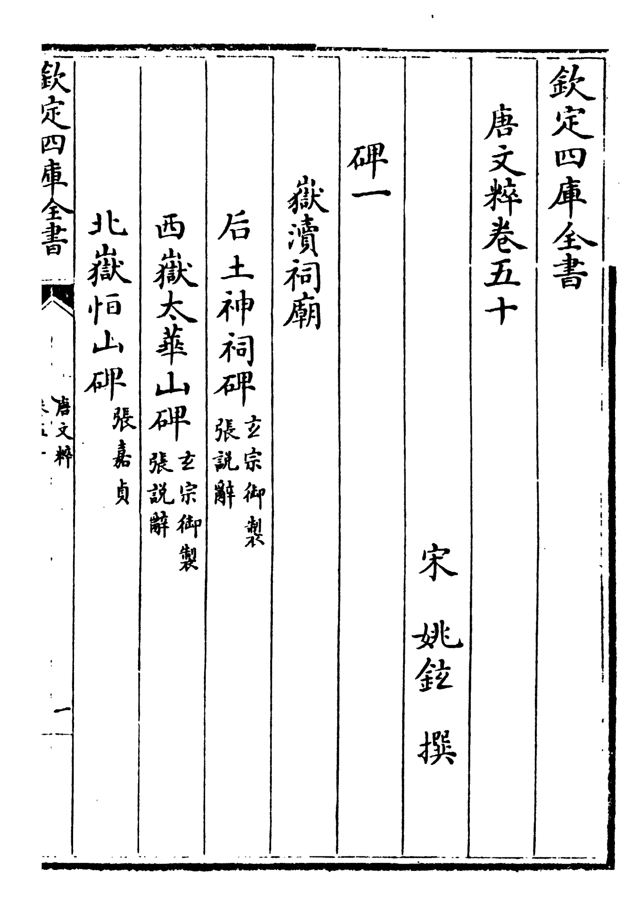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爲蟲也有籍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爲介類與龜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録食疏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爲災子

雲識其蹤以為郭索後蚓而已蟹始窟穴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觱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鍛）斷（短）其江之道焉爾然後奔紛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既入于江則形質寖大於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邪捨沮洳之江海自微而務著

不近於智邪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揚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揚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茍不能揞沮洳而求瀆以至于海是人之智反出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壁

唐文粹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五十

宋 姚鉉 撰

碑一

嶽瀆祠廟

后土神祠碑 玄宗御製 張說辭

西嶽太華山碑 玄宗御製 張說辭

北嶽恒山碑 張嘉貞

南海神廟碑　韓愈

黄陵廟碑

燕支山神寧齊公祠堂碑　楊炎

后土神祠碑銘并序玄宗御製　張説

古之王者皆受天命禮樂有權神祇是主郊兆所設雖定於厥居精靈所感則通乎變化大匠歸正旁行不流惟創制者為能之亦安在守文而巳脽上祠者本魏地鄈丘之舊而漢家后土之宫汾水合河梁山對麓地形

堆阜天然詭異隆崛岉而特起忽盤紆而斗絶景象相傳肸蠁如在有物不可以終否有典不可以遂廢故推而行之歲在癸亥始有事于兹焉在昔后王時邁省方柴燎告極幽隱胥洎大舜則五載一廵武帝則三歲一祭今時代丕變人神禮煩朕就為損益折以法度一紀再駕亦無闕焉二十年冬勒兵逾萬騎旌旗亘千里校獵上黨至于太原赫威戎於朔陲沛展義於南夏肆覲羣后道有以大備懷柔百神文無而咸秩先是有司宿

設恪敬乃事已未師頓于齋宫庚申親祀于后祇聖考在天侑而作主何禮不舉靡神不徧往者漢氏之祠也牲以養牛五歳繭栗所以貴其誠藉以采席六重藁秸不得尚其質事與古反義不經見朕因其地而不因其儀取其得而不取其失凡牲幣法物之事歌舞接神之類洛故實於方澤不遂過於元鼎此皆公卿大夫鴻生鉅儒獻其方聞匡於不逮朕何有也且王者事天明事地察示其本敎以孝柰何郊丘之禮猶獨以祈榖為名

者邪於戲享于至誠錫以繁祉黃雲蓋於神鼎絳光燭於靈壇自昔已然乃今復見斯固陰精有所寓寶氣為不誣雖寂寥而不動亦動之而斯應顧朕之不德靈感何從賴累聖儲祉福流所致乃眚災肆赦與物更始大賚天下有慶兆人山川鬼神鳥獸魚鼈莫不允若莫不咸寧此所以仰覆載報生殖資元元盡翼翼豈與夫封禪有牒專在求僊祕祝有辭密於移過而已銘曰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母事德合天明義有大報用

協永貞茫茫九土思索其精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彼汾之曲高睢傑異景象遺光壇場舊位寂寥千祀精靈長閟誣神不祥復古維祺文所無者秩而祭之矧曰后土昔載明祠何必因陰乃為我師意多漢武跡在横汾風流可接簫鼓如聞壽官創制神鼎勒勲古往今來豈無斯文

西嶽太華山碑銘 并序 玄宗御製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交

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立表以算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磔堅而雄竦衆山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産藍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即蓐收之别館也軒帝遊焉以會衆神虞舜柴焉以覲羣后爰自夏氏迄于隋室朝廷五姓載歷三千祀

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不有息也故亦祥休明災淫慝未嘗爽也皇天眷祐馨我烈祖奄有萬方逮乎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視王秩進號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丙戌月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肸蠁神交玉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啟椒醑雖薄景福果應期而集玄感昭賚可一二而道邪記

云下有方士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瑶池
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僥覬朕學㩁文之
道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弘不憂富貴之無永
患在蒼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為長
生以業傳百代為不死焉羡置集靈之宫虚望非福立
存仙之殿勞思輕學者哉於戲維嶽配天上弼予志予
欲大康兆人嶽翼予欲定禮樂諧神人嶽聽予思其維
嶽降神生此多士無俾申甫專美于嵩語酌古訓心通

神境善而不荅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嶽其念哉十有一載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鑾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脉霓裳可接風過松嶺仙駕如聞久勤報徳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遅迴刻石梗槩銘山萬姓瞻予言可復也銘曰

巉巉大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峯峻削菡萏森爽是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黄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逢昏降災玉池神杷石室僊

開海絶瀛洲天遥玄圃偉哉此鎮峥嶸中土鬼神乍遊風雲忽聚高標嚇日半壁飛雨自古王者廵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待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北嶽恒山碑銘 并序

張嘉貞

有國者殷薦于天地望秩山川故災沴不生矣有家者嚴禋于鬼神克諧禮樂故休祐斯應矣由是上下交泰幽明相協五精同朗辰爲水其味鹹五鎮俱清恒爲冬

其音羽大哉茲嶽殊於衆山嵩華乃踞於近甸衡岱不踰於方域孰與夫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外夷有四昴宿主胡則延袤以限之中郡有五寶符在代則高襄以臨之其頂也上扶乾門黒帝之宮觀其足也下捺坤軸玄神之都府豈止劈異魏截幽燕拒洪河撐大海澒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巉巖一宇内之標格者也故知惟土有精惟山有靈窅窅冥冥其道至平其徳至貞氤氲馨香目之不覩夫形耳之不聞夫聲隂陽不測夫奥

所以存像設建祠庭矣稽彼上古洎乎中運五載廵狩百神懷柔皇王令典以之協祚歷數昌期以之交泰粤自嬴漢爰逮周隋匪修匪虔或僭或侈不勤於省者其政缺非美而封者其事訛於戲黷祭虗陳昭靈罔荅更張禮秩固待雍熙粤若我唐正百王頹教龔惟我后揚五聖丕烈人神允洽動植和暢乃籍北鎮柴南壇硩西嶽泥東岱是用告厥功衹其祠也故穰穰多福獲於彼顒顒衆心徯於此而今儉犹不熾巳方餘辰邉隅於是

乎靜雨雪其滂乃屢盈尺稼穡於是乎豐豐歲已成惟
君能事斯北廵之禮胥詠其蘇雖黝輅纁旂未由冬覲
而圓珪方璧每自天來或事舉必祈福行宜賽則有公
卿而奉告命也或四時薦熟三獻酌洗則有侯牧而奉
新章也非夫昭信雄直豈有享於明代哉是以河朔人
風潔誠而禱蠱穀者多矣春秋孟冬首三之日尤劇蘋
藻自羞若從官歛樵蘇不禁孰敢私伐蓋威靈感通以
致爾與其淫謟而求者異乎夫道莫先乎真政莫先乎

淳參造化以變萬物莫先乎神資皇王以富四海莫先乎人護神莫先乎君公正人莫先乎師長丙寅歲乃命非才謬兼軍郡欽若明詔持兵導俗無敢懈怠名山大川著乎典式靡不加敬於昭神寢于嶽之陽伊嶽致神惟神主嶽高柯古榦幽蔚陰翳俯仰瞻對精魄肅慕懔然何爲故以嗟歎嗟歎之不足於是詠歌歌以發言言以章德事可追於風雅詞無隐乎聞見神而聽之頌斯作曰

五宿熒煌風政休咎上經乎乾綱我君順之祚乃久兮五宗盤薄陰化成敗下彰乎坤絡我君欽之福乃介兮天平地成神道助貞人事以寧兮皇極帝力神道助直人事以息兮禎祥日新旣祠旣禋國力斯春兮風雨時若是耕是穫家勤於作兮至神道兮昭冥協和至道默兮勤敬頌歌大恒如礪明德惟峩

南海神廟碑文　　韓愈

海於天地閒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

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

於南方事無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祝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

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殫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

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其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蜿蜿蜒蜒來慕飲食闔廟旋艫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宫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耊艾歌詠始公

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所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

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令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黃陵廟碑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

庭有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剥缺考圖記言漢荆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元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道死沅湘之閒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

君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楚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閒余謂竹書記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

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廵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也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戹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茲地於漢實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

剌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嶽州顧易廟之圮墉腐瓦於剌史王堪長慶元年剌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因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篆其事俾刻之

大唐燕支山神寧濟公祠堂碑　楊炎

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昔漢武納渾邪開右地置武威張掖而山界二郡之間連峯委會雲蔚黛起

積高之勢四向千里陽崖有栝栢之材備簳箪陰壑有堅剛之璞化五兵維人氣雄其畜多馬虜得之以制隂國主天街周以之興秦以之霸漢得之以斷右臂卻南牧西距于海北經于河自外而望上也雄雄乎一氣旁魔朔鹵前衝塞門與積石來朝崑崙相負洎陟蒼蒼臨峻極則形變六合空同大荒青冥在混元之中絕壁揭宇宙之外舊史云封祀之山八中國之外三自夏缺秩奠漢攘疆土于時更而王者莫能配天其意者將纘禹

之業以俟聖人乎維唐之三十載貢玄化之紀息金革
之墟蠢蠢蒸然萃于聖澤於是左丹穴右崆峒古所未
賓咸頓首於路門之外天子登神宫勒金版將復美于
羣嶽告成于昊蒼議云此山天合氣以正秋方地與神
而主戎國俾蚪螭者為師為旅貔虎者為妾為臣不在
於巨靈乎其封神為寧濟公錫之鞶帶備厥禮物詔邦
牧太子少保哥舒公卜吉日築靈祠于高麓之陽每歲
盛秋以笙鏞之器錡釜之品率封内以望之索羣神以會之

亞旅師氏旄頭弩牙金鼓七校車徒十萬從饗于廟庭大閱于山外所以因天界以崇聖功垂地險以愜遠略也觀夫叢巖懸抱烟雨肩窣宮庭晃其角暮林石古而幽陰神其居之可以禱安靜矣拊空桑變鍾石神其聽之可以感和樂矣大王通帛熊蟠桂漿粲其傾筐采物煌煌神其歆之可以祚有年矣維石巖巖日月不老維靈是與生此熊羆神其薦之可以奉吾君矣於戲陳信克享正祠幽感宜乎有祈而降有祭而歆龍也無風雨之愆

蛇也無氣焰之作此神之職又何羞焉而作頌曰

揭靈山兮天地界勢奔突兮風雲駭峯蹲龍兮入天門

氣變蛇兮烟嵐昏祐自天兮得終古備華蟲兮駕朱虎

唐文粹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五十一

宋 姚鉉 撰

碑二 記碑陰文附摠九首

聖帝一

虞帝廟碑 張謂

先聖六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虞帝廟碑銘 并序

張謂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羲仲龢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於天天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於内堯之九男服勤於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后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于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

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衆乎咸若無為而治其聖也歟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見軼其軌度少能窒其嗜欲瑶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羮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顧禮經娶一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懐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憂堯舜未嘗不憂歷數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嬰於樊籠其去也脱於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蜕此其

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賊當鼎易之時發荒唐之論高視前古大夸羣雄猥以漢魏之間輒同堯舜之際此河伯不知於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爲世教游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爲禹所放曲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澨帝之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荆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先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邵陽令前監察御史宇文宣大樹風教

小康黎元相罔蠱移棟宇前谿林莽得爽塏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徵閟宮靈降娀英近侍稷契旁趨則歌南風覲東后朝衆聖會羣臣則知湯武不敢升堂自愧于廊廡之下高光不敢及户退懸于閫閾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譏焉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顔子之希慕作頌於清芬勒文於玄石其銘曰

系自顓頊家于勾芒大口奇表重瞳異相俗變山中風移河上其器不窳其人皆讓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惟彼

陶唐禪于有虞域中交泰天下昭蘇彩鳳聽樂黄龍負圖其德難名元功不宰脫屣城闕遺形江海陵廟有依山川無改象耕未輟鳥耘猶在託此巖阿神心若何蒸嘗昔少俎豆今多百越迢遥九疑嵯峨湘雲古色楚水新波庭羅松桂森若容衛檐度風飈宛如簫韶黎庶以寧陰陽以調憑兹聖靈祚我皇朝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

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禮巍然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已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者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

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
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顏回至子夏十人
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
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
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
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
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
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

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鄞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先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宫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　常仲孺

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乙是生萬物天

地之大萬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準繩故能範而不過類而不遺者也然則乘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羲氏甄才煥文君人子天神農以之首於皇而體至道也軒轅氏推筴命官度方順紀顓頊奉之首於帝而法玄德也夏后氏奠山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之首於王而明大化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洎有周而衰焉平桓以還澒流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羲農之道消矣非聖人之辯問軒轅之帝衰矣非聖人之刪書夏殷之王微矣非

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叙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絶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彛訓將興夫子不得不作故禮云百代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邀其元命可以致於清静遵其廣大弘其覆載可以致於雍熈遵其禮讓蹈其夷曠可以致於和平苟或失常滔滔淫源德滋非而霸功作矣代易於上教尊於下運否於旣往位崇於將來形於國而達於家萬樂和而百禮成

郁郁洋洋與日月而終矣巨唐教本六經德懷三古拯大道於旣溺復醇源於已醨追謚文宣顯用王禮太學之制刑于四方貞元五年秋仲上丁元帥司空侍中咸寧王渾公有獻于先師退而言曰斯廟也左廛右署前軍後府晨暮之間諠闐四起非肅雍致敬之地爰命畧址于城得南端安焉出其食之中財任閑人之餘力屬役如素十旬而成祠庭有閑薦設有嚴衅落之禮行饗獻之儀具是則賈之嚚薄師之閱習吏之譏訶寂寥于

玆矣噫我公以身柱國竭力戴君齊心孔門稟奉如在易曰化而裁之黙而成之公氣和陰陽德會幾義又曰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公志尚純一行必中正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公有全社稷之勳合經緯之用又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公有遵理化之勤及人民之信古訓是式新廟奕奕尊畀顯赫舉集其門也至哉小子明朝退飛幕府獲祐歎息徘徊敢揚頌聲其辭曰

昭昭五星玄文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災

昬祥明聖人居中百化適成五星九玄醇朴不曜降及
堯舜存乎典誥文王既沒孔子乃紹質文興時日月代
照肇自開闢澒洞無跡考于六籍窮古盡昔微禹之功
水土共融微儒之風華夷濛濛大聖同德垂訓作則山
川九州禮樂萬國羲軒之道夫子明之百王纘焉仰而
營之夫子之教巨唐興之皇帝奉焉式而弘之皇帝之
化藩翰揚之司空行焉敬而將之肅肅新祠煌煌盛儀
祀享不失弦誦以時儒風載揚天地同期

兖州曲阜縣宣聖廟碑銘并序　　李邕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搉大柢宣考神用逮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頹其揆一也昔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朋徒合緒連禍則皇帝興聖重出羣龍推下濟以君人儆勤略以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共洛轉死為魚鱻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振拔隱憂導百川康四國粤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鄒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粲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

今昔之彛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者乎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啟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

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葱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黷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齊一時未有薄遊大夫僻居

下國德教旣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葉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昌成名而可稱蓋取興而爲大者也我國家儒教浹宇文思啟天神吏曹以追尊建禮官而崇祀侯褒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敦悅施於方國光覆彌於肖宗三十五代孫嗣褒聖侯璲芝字藏暉泊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罔墜于緒或餘波明哲載揚厥聲乃相與合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

聽訟之樹詩曰勿翦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矧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封井舊居川岳歟宜其悚神馳魄膝行膜拜陳齋祭奠嚴祠樹繚垣以設防刋豐碑以為表兖州牧京兆韋君珪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啟風俗休有政教長史河南源晉賔字光國賢操孤興清節特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字子亮相門開祥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録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寡疑倉曹大原王道淳弘農楊

萬石戸曹博陵崔少連兵曹范陽張博望法曹安定皐
再佺東海徐光彦工曹滎陽鄭瑋參軍扶風竇光訓及
曲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主簿吴興施文蔚清河晏弘楷
等宦緒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覩奥遊聖欽風僉同演成
乃共經始其銘曰
元天陰隲大明虚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孜艱在
此逢聖吞沙薦虐軒黄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
失序夫子應聘刋詩述史威禮張樂雅頌穆清訓詞昭

灼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人啟明先覺六順勃興四教皆作茂功濟古至道維來首出列聖席卷羣才大名震耀廣學天開蒸嘗匪守頌聲窮垓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侯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刋聖烈用廣休風

扶風縣文宣王廟記　　程浩

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

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證於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

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捨之者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者何被袞而裳垂旒而王者哉扶風古縣也在京之西環渭之北望標闗輔之首雄壓劇秦之大有尉曰袁弁者學吞漢臺賢負伊鼎文則變雅行乃矩物其為政也剛以斷其理身也柔而立迴大君之清問動賢相之精選贅奉詔旨廓新祠宇廟閭岑立宮牆鳥跂睟先師於兩楹羅亞聖於十哲砌蘭有主院柏分行徂庭自肅入室加敬陳牲牢而如

在旅籩豆而無筭天下大軍之後也時弊而沒禮域中小康之前也俗媮而迷歸尚儒以戢兵設義而銷戰使人從善遠惡而不自知大哉袁氏之子其用心也至矣邑宰李公才思練達政心和理風聲樹於丕變旼頌樂而不支縣丞主簿尉等瑯琊王畿忝稷公器覽容色窺相公之明鏡整髻鬣趨相公之龍門雲霄坐馳鳴躍可俟浩自帝鄉薄遊鳳翔入境而醉聞佳政告歸而飧味尤績前尉許贄起予能事春秋之徒如何勿書時大歷

二年某月日記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杜牧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强曰彼仁義蝨官也可以置之（置之言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

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黄帝鍊丹沙為黄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黄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强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强辟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笱脯麪牲為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為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

陽鬼神為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徒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鬬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是楊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

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謁夫子廟文　　李觀

世載儒訓者隴西李氏子觀正詞為絜執絜為奠恪以

上薦桓撥之十有三祀孟秋之月朔修冕帶問廟而入再拜兩柱之下乃退伏而稱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同施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炳乎典謨惟王者得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得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禄位怨災不及其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所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不敢然也且夫禮樂浹於

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謂以學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靈也斯可謂以敬矣孰敢捨道而來學黷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拜而起徊翔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諠我廟俎豆我王衣冠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侯外如君臣内實討論孫孫小子思得其門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俱存其既生也遇三季之會飄飄湮淪弦歌之音拊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及相魯而有喜色去宋而曰桓魋其如

予何聖人之窮乃有如是邪噫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之代舜則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得時化可知也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守於田畝之中安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澶漫者乎惟夫子生實陪臣沒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謚在德惟德有聖有逆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之極歟鳳鳥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焼書文之衰也帝唐爵王德之興也惟

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更新降康下民㪅有烈光訖無閒然小子忡忡慄慄拜奠而出匪作匪述

文中子碑　皮日休

天不能言隂隲于民民不可縱是生聖賢聖賢之道句德與命符是為堯舜性與命乖是為孔顔噫仲尼之化也不及於一國而被于天下不治於一時而霈及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者乎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贊其道㪅出于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中

子王氏諱通字仲淹生於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經敷為中説以行教于門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髙第弟子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于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于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設先生生于孔聖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亞也况七十子歟惜

乎德與命乖不及覩吾唐受命而歿苟唐得而用之貞

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歲生曰

皮子嗜先生道業先生文讀文中子後序尚闕于贊述

想先生封隧所在而為銘云

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聖暢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

藝騰英道符真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為唐之禎差肩

哲相接武名卿未踰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

文中子碑　　　　司空圖

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斵之以就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皆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碑

聖魁之柄授必有施臣底之績濟亦厥時子惟善守賦而不私克輸於我貞休之基

唐文粹卷五十一